

语言涵化与族群认同的实证研究 ——以重庆酉阳乡话单字调实验为例

徐军妮

长江师范学院 重庆涪陵 408100

摘要: 语言作为维系族群认同的重要工具, 在与其他族群或者民族交流、交往和交融中语言和族群认同都会有所改变。本文以重庆酉阳乡话单字调实验为个案, 研究语言涵化和族群认同的内部逻辑与相关关系。以期完善语言涵化和族群认同的关系建构。

关键词: 语言涵化; 族群认同; 酉阳乡话

“涵化”概念由鲍威尔于 1880 年提出, 指不同文化在持续接触中引起的文化变迁过程^[1]。研究表明, 语言是涵化的主要元素^[2]。语言涵化指异质语言相互接触时, 弱势语言通过借用、混用而改变其原有结构, 最终被强势语言替代。

族群认同是指群体成员对本族群的身份认知和情感依附^[3], 语言作为基本权利^[4], 传承着民族的历史文化与价值观。调查发现, 酉阳乡话^[1]作为濒危汉语方言, 受周边语言影响, 在声调、词汇、语法等方面呈现明显的涵化特征^[2]。本研究将从实验语音学角度验证这一涵化现象。

一、酉阳乡话单字声调涵化实验

笔者旨在通过实验获得酉阳乡话单字调的实验调值, 通过对田野调查收集到的语料经过 praat 基频分析, 用发音字的平均基频计算出发音字的 T 值, 当然在此之前需要对各调类的发音字做归一化处理, 最后运用石锋提出的 T 算法计算出调值。实验具体步骤如下:

(一) 调类确定

酉阳乡话有 5 个声调调类, 分别是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入声调。与重庆方言和普通话相比多了一个发音短促且频率较高的入声。这可以从酉阳乡话单字的基频值 (表 2.3) 和发音时长 (表 2.2) 中看出。在实验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到, 入声字的基频值最高可达 364.80HZ, 而发音时长平均只有 0.16s。所以我们可以判定, 酉阳乡话中是有入声字存在的。这在针对湘西乡话声调^[5]的论证中也得到了证实, 普通话^[6]和重庆话^[7]只有四个调类, 分别为阴平、阳平、上声、去声。例如: 普通话中的飞 [fei⁵⁵]、肥 [fei³⁵]、斐 [fei²¹⁴]、废 [fei⁵¹]; 重庆话中的诗 [sɿ⁴⁵]、十 [sɿ²¹]、史 [sɿ³³²]、四 [sɿ²¹³]。分别对应阴阳上去四个调类。

(二) 实验材料

1. 实验例字。根据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的《方言调

查字表》选定本次语音实验所需例字, 共选取 50 个发音清晰的音节进行测试。这些音节均为酉阳乡话中的日常基础词汇, 包括阴平 (如: 包、家、街)、阳平 (如: 叠、桃、信)、上声 (如: 坝、布、道)、去声 (如: 抱、笔、湖) 和入声 (如: 伯、得、客) 等五个调类的代表字。这些例字与普通话、重庆话在发音上存在明显差异, 有助于我们发现酉阳乡话的语音特点。

2. 发音人。本次调查的发音人 ZDS (男, 土家族, 1944 年生), 家住酉阳镇古田村 2 组。其祖辈约 200 年前从乡话中心地带湖南沅陵迁入重庆酉阳, 先后在兴隆村木叶公社、古田村定居。虽然 ZDS 曾有当兵和外出工作的经历, 但仍保持着较为“正宗”的乡话发音, 尤其是在声调方面。在当前乡话使用者稀少、多数人仅能使用基本词汇的情况下, ZDS 是为数不多的、能够配合进行语音实验的发音人。

(三) 实验过程

本文笔者运用讯飞智能录音笔 BIY20J 进行语音录入, 使用 Adobt Audition1.5 声音处理软件整理录音材料, 最终按调类整理好文件并保存为 .wav 格式的音频文件。使用 praat 软件对各单字调文档进行语音基频分析, 得到不同时刻点的基频数值, 最后导入 Excel 进行运算归纳, 得到五个声调平均基频值, 详见表 2.1。原始数据见附录。

表 2.1 各声调平均基频值

时刻点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	入声
10%	153	148	168.7	123.9	204.5
20%	152	141.6	166.4	117.8	214.5
30%	153.9	139.8	163.1	115	227
40%	153.7	138.4	158.8	115.5	238.5
50%	154.2	136.5	154.6	116.9	240.4

60%	157.4	133.2	150.6	121.4	239.1
70%	160.4	130.5	147	132.1	236.6
80%	163.9	127.1	142	146.5	232.6
90%	168.7	121.6	136.5	154.9	227.7
100%	170.4	116.7	130.4	162.9	218.7

从表 2.1 中我们可以看出在选取的 10 个测试点的平均值中,入声字基频值最高,这是因为各单字的发音时长不同,相较而言入声字发音短促,所以入声调的单字不仅基频高发音时长还短。从各声调的发音时长来看,阴平因其调型较为平稳,平均发音时长达 0.30 秒;而入声字因其发音短促特点,平均时长仅为 0.16 秒,远低于其他调类;去声、阳平和上声的平均发音时长分别为 0.35 秒、0.24 秒和 0.20 秒。

(四) 数据运算

笔者运用函数 \log_{10} 对各声调平均基频值进行运算处理,采用石峰 T 值法^①: $T = ((\lg x - \lg b) / (\lg a - \lg b)) * 5 = (\lg(x/b) / \lg(a/b)) * 5$ 计算出各点平均基频值所对应的 T 值。(见表 2.2)

表 2.2 各声调例字的平均 T 值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	入声
10%	2.7	4.6	3.9	1.6	1.7
20%	2.8	3.9	3.7	0.9	2.1
30%	2.9	3.8	3.4	0.6	2.5
40%	3	3.6	3.1	0.7	2.9
50%	3.1	3.4	2.7	0.8	2.9
60%	3.2	3	2.3	1.3	2.9
70%	3.2	2.8	2	2.5	2.8
80%	3.4	2.4	1.5	2.5	2.7
90%	3.3	1.7	1	4.6	2.5
100%	3.4	1.1	0.4	5.1	2.2

凭借 praat 得出酉阳乡话各调类平均基频值,再根据归一化处理、T 值算法等操作得出各声调例字的平均 T 值,将各声调的平均 T 值导入 Excel 中绘制出“酉阳乡话声调调型图”。阴平调类的调型为一个升调,阳平、上声的调型为降调,去声的调型是曲折调,入声从图中看起来是一个并不常见的“凸字调”。接下来我们需要对实验结果进行五度值转换,以此来确定酉阳乡话单字声调的调值。这种转换方法既保证了数据的科学性,也体现了声调转换的连续性特征。我们可以推断出酉阳乡话单字调的具体调值,详见表 2.4。

表 2.3 酉阳乡话单字调调值表

调类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	入声
调值	34	52	41	215	243

从调值可以看出,这个实验结果和图 1 的调型是一致的:阴平为升调,阳平、上声为降调,去声“曲折调”,入声“凸”字调。例如:蒲[bu³⁴]浮[bu⁵²]富[bu⁴¹]斧[bu²¹⁵]菩[bu²⁴³]。

二、酉阳乡话的涵化现象

根据《重庆方言单字调实验研究》(程云洁,2018)得出重庆方言单字调格局为阴平 45、阳平 21、上声 332、去声 213。^[7]朱晓农^[8]先生对于重庆方言声调实验研究结果为上声和去声一个是低降调,一个是低升调。调值不同原因较多,因发音人不同,发音条件不同都可能导致调值的不一样,但是调型是可以比较的。至少我们可以肯定的是,阴平作为升调和阳平作为降调这一点学术界有基本的共识。反观酉阳乡话,阴平 34 为升调、阳平 52 为降调,调型相同。酉阳乡话的去声调调值 215 和重庆话去声调值几乎一致。《湘西乡话声调的特殊演变》(瞿建慧^[9],2015)中提到沅陵清水坪的声调系统,瞿教授所给出的调值分别为阴平 55、阳平 214、上声 35、去声 33、入声 42。可以看出,酉阳乡话与沅陵乡话的调值已经大相径庭,调型也完全不同。所以,酉阳乡话已经在无限逼近重庆方言。或许是因为重庆话给发音人以认同感,亦或者是酉阳乡话在一步步消亡的过程中声调表现出来的涵化结果。

三、酉阳乡话族群认同

(一) 酉阳乡话族群身份认同

一个族群的归属感是与生俱来的,但这种归属感往往随着时代的变迁,环境的更迭会发生变化。当族群成员认为更换族群认同可以更符合自己的利益时,往往会潜移默化地更改族群成员的这一份认同感。族群认同是在频繁的接触与往来中逐步实现的,这是一个涉及历史、经济和政治的漫长过程,在这种过程中,对内仍然维持着一种不变的内部凝聚力及自我认同感。

酉阳乡话族群虽在服饰上被汉族同化,但因使用汉语方言且与其他民族平等共处、共享资源,在族源认同上呈现出独特的“双重认同”特征,这是历史进程和社会发展的结果。

(二) 酉阳乡话族群语言认同

在酉阳,乡话使用者主要通过语言使用来确认族群身份,他们称自己的语言为“打乡讲”。这与湖南地区的“瓦乡人”相似,后者称自己的语言为“果熊渣”^[13]。而当地其他人则称之为“土语”。1957 年潘光旦的调查记录显示:“兴隆区小寒(咸)乡等尚有少数人能讲‘土语’,小孩尚用‘土语’骂人。”^[14]这种语言随着李氏先祖从湖南辰州迁入小寒(咸)而延续下来,至今已有两百余年历史。然而,随着其

他族姓的迁入,这门语言逐渐融入土汉文化之中,使用者日渐减少。

语言认同虽是族群认同的重要标志,但酉阳乡话目前处于濒危状态。据发音人介绍,乡话最初是作为一种“隐语”出现的,虽然难以习得,但族群对此仍抱有自豪感^[15]。

四、语言涵化与族群认同的关系

(一) 语言涵化是族群认同的动态表现

工具论认为族群认同会随着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变迁,语言也处于持续的涵化和同化进程中,直至达到资源或利益的最大化。通过语言,族群成员不仅可以区分与“他者”的差异,还能加强“自我”认同感。语言涵化体现为族群成员主动接纳其他语言成分作为交际工具,这种主观接纳即是族群认同的表现。涵化程度越高,对异族语言和文化的认同程度就越强。

然而,这种认同过程并非均质化发展,而是因居住环境、文化背景等差异呈现不同程度。例如,乡话族群虽然对母语具有较高认同度,但随着与外界接触增多,不同层次背景的人对异族的认同度也会提升。随着全球化发展,族群间交流日益频繁,语言涵化现象增多,这直接影响着族群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二) 族群认同是语言涵化的结果导向

20世纪70年代,“族群”概念在我国逐渐成熟。族群被视为一个主观产物,是具有共同文化特点的群体,成员间存在认同感和社群意识。根据《哈佛美国族群百科全书》,族群的核心特征包括共同的地理来源、语言、种族、宗教信仰、传统价值等。族群强调自我群体的文化共同性,并在与其他群体互动中维持特有的族群边界。

族群认同通常被定义为一个自觉的社会群体对自己族群的自我认知和情感依附。这种认同是在本族群与异族群的互动中形成的,其理论发展经历了从原生论到工具论的过程。语言作为人类的本能,在适当环境中自然习得,尤其在年轻时期习得能力最强。正如史蒂芬·平克在《语言本能》中所述,语言能力是天生的,只要环境合适就会自然显现。

语言涵化是一个漫长而潜移默化化的过程,能促使使用者形成相似的价值观和认同感。这种涵化可能是单向或相互影响的,受影响较大的一方通常会自然且乐意地接受。这种主观的接受也就形成了主观的认同,因此可以说语言涵化的结果直接体现为对族群的主观认同。

参考文献:

- [1]黄淑娉、龚佩华.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
- [2]SuinnRM, Khoo G, Ahuna C. The Suinn-Lew Asian

Self-Identity Acculturation Scale: Cross-Cultural Information [J]. Journal of Multicultural Counseling and Development, 1995, 23 (3): 139-148.

[3]王希恩.民族认同与民族意识[J].民族研究,1995,(6): 17.

[4]周建新.族群认同、文化自觉与客家研究[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2): 76.

[5]瞿建慧.湘西乡话声调的特殊演变[J].语言科学,2015(6): 654.

[6]黄伯荣、廖旭东.现代汉语[M].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 64-65.

[7]钟维克.重庆方言音系研究[J].重庆社会科学,2005(6): 123.

[8]刘俐李.基频归一和调系归整的方言实验[J],中国语音学学术会议暨语音学前沿问题国际论坛,2006.

[9]程云洁.重庆方言单字调实验研究[J].忻州师范学院学报,2018(1): 66.

[10]朱晓农、寸熙.成渝官话的声调类型[J].语言研究,2013((4): 5.

[11]周大鸣.论族群与族群关系[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1(2): 14.

[12]罗柳宁.族群研究综述[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1(4).

[13]张永家、侯自家.关于瓦乡人的调查报告[J].吉首大学学报,1984(1): 111.

注释:

① $T = ((\lg x - \lg b) / (\lg a - \lg b)) * 5 = (\lg(x/b) / \lg(a/b)) * 5$, a为调域上限频率,也就是同一个调类中音高数据的最大值, b为调域下限频率,即同个调类中音高数据的最小值。X为测量点的频率。最后算出的T值,在不同的区间表达不同的度。

基金项目:本成果系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国家语言能力与重庆民族地区富民强县建设互动策略研究”(2023PY75)、2023年重庆市教育委员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中华民族共同体视野下的渝东南多民族语言接触研究”(23SKGH33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徐军妮(1989.8-),女,重庆垫江人,长期从事社会语言学、民族语言学研究。

石锋在《语音格局的分析方法》中提出了T值算法。他认为一种语言或方言中全部单字调构成一个声调格局。那是声调的初始形式。